元朝名臣事略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朝名臣事略

(一)

蘇天爵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及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聚珍在前又有王理序故據以排印並附畿輔本王灝跋於後

元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鮮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且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日鈔之凡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梓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國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冀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與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甞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唐虞之際。易稱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如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實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戒宇內。一啓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啓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啓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土疆。四啓而庸蜀是柔。五啓而江漢奄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觸慄。海無際舶。乃旋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璟割虐下民。趙叡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恭恨勤。棐圉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寧。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膺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放失遺迹。購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敍述及他文賅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

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効順。或疏附後先。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終善始。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常閔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多曲筆。又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師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欒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廣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集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序。

元朝名臣事略目錄

卷一

太師魯國忠武王穆呼哩

丞相東平忠憲王安圖

卷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巴延

丞相河南武定王阿珠

丞相楚國武定公阿爾哈雅

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伊嚕勒諾延

太師淇陽忠武王伊徹察

樞密句容武毅王托克托呼

卷四

丞相與元忠憲王闊勒哲
丞相順德忠獻王達爾罕
平章魯國文貞公博果密
平章武甯正憲王徹爾
卷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
中書楊忠肅公惟中
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世顯
萬戶嚴武惠公實
萬戶張忠武王柔
元帥張獻武王宏範
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秉忠

丞相史忠武王天澤
平章廉文正王希憲
左丞張忠宣王文謙
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默
左丞姚文獻公樞
左丞許文正公衡
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惲
太史郭公守敬
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肅
平章宋公子貞
參政楊文獻公果

宣慰使張公德輝
卷十一
左丞李宗宣公德輝
參政商文定公挺
樞密趙文正公良弼
參政賈文正公居貞
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鶚
內翰王文忠公磐
尚書李公昶
太常徐公世隆
卷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奐
內翰李文正公冶

太史楊文康公 恭懿
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 文炳
內翰董忠穆公 文用
樞密董正獻公 文忠
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 經
靜修劉先生 因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元 欒城蘇天爵撰

太師魯國忠武王

王名穆呼哩、扎喇爾氏。以戚里從討幕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戶。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鄂諾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鬚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珠、博勒呼、齊拉袞、俱以忠勇佐太祖。時號爲都爾木庫魯克。猶言四傑也。太常元公撰世家。

太祖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臥草澤中。王與博爾珠張氈蔽之。自暮至曉。竟不移足。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羣賊出叢木中。列射我。矢下如雨。衆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矢三殪。徐解馬韁。兩手張弩。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由是太祖益重之。世家。

克哷部斡罕爲奈曼氏。集賽庫徹布喇所困。斡罕之子伊喇哈詳衰。繼爲所傷。求援於我。太祖遣王暨博爾珠、博勒呼、齊拉袞、引兵救之。殲其衆於按臺之下。獲甲仗輜重以還。於是斡罕見太祖聖德日隆。左右

將士威聲益振。患之。乃合扎木哈等潛襲我。會有以其謀來告者。太祖與王等簡精甲。夜斫其壘。大破之。斡罕走死。諸大人聞風相率款附。諸部悉平。世家。

歲丙寅。太祖卽皇帝位。是歲。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也。上既卽位。從容謂王及博爾珠曰。今國內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之與汝。猶車之轅。猶身之臂。汝等宜體此意。勿替初心。乃立王及博爾珠爲左右萬戶。各以其屬翊衞宸極。儀位一如諸侯王。世家。

金降者屢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殊甚。上曰。朕與師有名矣。辛未。大舉南入。擊雲中、九原諸郡。皆下之。進圍撫州。時金軍號四十萬。陳於野狐嶺之北。王抗言曰。今敵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卽策馬橫戈。大呼陷陣。上麾諸軍齊進。日未午。大破之。乘勝追至滄河堡。殭尸百餘里。金兵之精銳者咸盡。壬申。薄德宣府。遂克德興。世家。

癸酉。金赫舍哩執中弒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爲宣宗。是歲。我師至居庸關。壁堅不得入。以別將統兵趨紫荊口。金左監軍珠赫高琪來拒。不勝。遂潰。進逼中都。圍之上與皇子庫春等分三道徇略趙晉及齊魯。既還。軍於大口。世家。又張匡衍攝行錄云。金人以山後諸郡不可守。卽移兵山前。是時太祖經略山後諸州皆平。自紫荊關館兵直入。攻涿州。州兵殊死戰。晝夜急攻四十餘日拔之。又分兵自南而北。取居庸關。遂縱兵大掠。自涿以南。大河以北。烟塵相望。金鼓震天。神州赤縣。十陷八九。中夏之民。大爲騷動。甲戌二月。太祖斂兵圍中都。金主大懼。獻公主請和。太祖許納之。又進金銀繒帛各萬。餘兩匹。王略地益都濱棣。皆克之。兵臨霸州。史天倪蕭伯特率衆來降。王奏之。各統萬戶。太祖北還。其歲夏五月。金主知不能敵。遂遷河南。

甲戌詔王統諸軍專征遼西諸郡王次高州盧琮金朴率州民降進攻北京金守將伊木沁元帥率衆二十萬來拒我師遇於花道王迎擊敗走之伊木沁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實哈高德玉殺伊木沁推烏庫哩伊都呼爲帥俄伊都呼舉城降王怒欲坑之蕭愛新說王曰北京爲遼西重鎭當撫摩以慰衆望今始降而卽坑之後詎有降者乎王嘉納以伊都呼權北京留守復以烏百爾權兵馬帥府事以鎭之是歲興中府民殺守將烏里布推石天應爲帥天應來降以爲興中尹錦州張鯨殺節度使自立爲臨海郡王至是來降世家

乙亥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多果朗徹里巴勒南征王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涼州鯨果稱病逗留復謀叛去額森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死殺長史據錦州叛僞稱漢興改元興隆略平灤瑞利義懿廣甯等盡有之王率先降蒙古布哈權帥烏百爾等軍討之州郡皆復應官軍遂擊紅羅山克之世家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遁王以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餌之乃遣烏百爾耶律某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以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

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僞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世家。

丁丑。以佐命功。詔封王爲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子孫傳國。世世無絕。分鴻吉哩伊奇烈蘇烏嚕烏蒙爾等十軍及烏伊爾契丹蕃漢等軍隸麾下。且諭旨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遂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皆下之。蠡之役。蕭額森中流矢卒。以其子察喇代領其衆。是歲。東擊齊。遂定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還。世家。又牧庵姚公撰招撫使王興秀碑云。太祖始加兵中原。圍燕不攻。而阬中山。踩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已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征西太師國王。徇河北。未下城邑。其年。睿王殺宣宗。南踰河。都大梁。兵與民既困。征求之繁。饑饉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生。有遺我元兵者曰。敵乘虛來耶。亦有不順吾令。特誅渠魁。誠望風畏之。無敢至者。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未耜。屈壓汝極矣。今又委身餌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已棄民。民尚誰死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撫三十餘村之民。幸從我。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蠡疆。迎兩大帥萬戶劉伯林、御史大夫蕭公降。帥善其來。與之幟曰。張汝之獲。我兵自斂。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下。方繕完守具。斂死。蕭大夫兩軍奮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而三十村無毫髮傷者。又按察使趙璫碑云。蔚州飛狐趙氏。金帥府評事皇二子珪、璋。珪將萬夫戍飛狐。後遷刺蠡州。留璋在鄉守舍。天兵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旋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副猶城守。斂殺王哀。王畀將蕭大夫、王憲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之。併全蠡民二碑。皆姚公撰。所載蠡州事。不同如此。

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擊雁門、定襄、幷晉高平、上黨等郡。悉平之。蕭察喇麾下有僧格者。渤海人。雄勇過人。身嬰陷陣。太原遂拔。王惜其勇。授河東北路馬都元帥。乙酉歲。武仙陷太原。戰死。世家。又行錄云。初攻太原。御史大夫燕京行省舒穆嚕咸達布遣使來告曰。今燕南信安賊張甫等出沒劫掠。屢爲民害。請一名將拒鎮水泊。王命蕭伯特爲霸州元帥。統精兵五百往拒之。行錄。

己卯以蕭神特穆爾爲左司郎中狼川張瑜爲右司郎中是歲攻石州隰州克之擊絳凡二十日乃下遂至河東金守臣棄城遁以塔齊爾爲前鋒元帥統蒙古軍屯平陽以備金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弟李守忠權河東西路帥府事世家

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眞定府主武仙舉城降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天倪說王曰今中原已粗定而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下令敢有擅剽擄者以軍法從事所得老幼咸遣歸之軍中肅然吏民大悅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貴開大軍至棄城遁繼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平鄴郡至林州遂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時金兵聚黃龍岡號二十萬聞王在濟南衆未集遣步卒二萬襲之王以輕兵五百擊走之俄大軍繼至遂薄黃龍金兵盛列城北崖王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入河溺死者不可勝數遂克黃龍至楚邱楚邱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爲道直抵城下總管嚴實先登破之由單州趨魯園東平遣蒙古布哈引兵徇河北懷孟衞州之地王以東平久不下召嚴實囑之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走若然汝卽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索嚕呼圖以蒙古軍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世家

辛巳夏四月東平糧絕卒飢守將果棄城遁索嚕呼圖邀擊之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治

王弟岱遜攻洺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漣水尉石珪持方物入見貺以繡衣腰帶遣之山東張琳、蒿縣鄭遵各以所部詣軍自歸又行錄云益都張琳遣其弟張石珪齎方物來降王以琳爲山東北路益都府滄景濮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蒿縣鄭遵以臺鄉二縣率兵民降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改蒿縣爲完州八月王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錫里濟蘇勞王且饗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李王聞之懼遣塔海監府汪努格遣方物且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東遂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以石天應權行臺於葭州復擊紱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陳於城東又行錄云哈達初以平州推官來降其後復歸於金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王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軍佯棄旗鼓走金人追之王伏出乘其後鼓聲震天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匹哈達退走延安堅壁不動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鄜州北京權帥擒金梟將張鐵槍送王所王誚讓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實甘心王義之欲釋徽纆諸將怒其不屈殺之過坊州大饗士卒復由丹州濟河時金已復隰州以軒成爲經略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軒成留和卓統蒙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世家壬午秋七月令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勢且視山川夷險強弱處王率大軍迴雲中又行錄云王率兵迴雲中道出太原府孟州四蹄寨寨主劉某金孟州太守也王以兵圍之遂率山民來降即日復其職遷百姓於州秋毫無犯先是王第岱遜駙馬昂吉諾延擊義和寨不拔王至攻之二日而下過西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民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

拒守。其裨將富察鼎珠、監軍王和、開壁門降。遷天祚於平陽。又行錄云。王甕鼎珠譖天祚於郡王岱遜殺之。其後王子博囉攻西夏。鼎珠稱疾不行。復歸於金。及鈞州兵敗。爲大兵所殺。冬十月。過晉至絳。下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從風歸附。王皆撫慰之。蒲郡久爲金有。至是復歸於我。王召石天應謂之曰。蒲爲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顧勿能得。君才略絕衆。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石關西行臺。以平陽、太原、吉隰等郡帥府皆受天應節制。王引兵渡河。西次同州。下蒲坂。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乃合麾下烏呼爺台哈布哈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昂吉諾延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於渭河之南。遣蒙古布哈南渡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是歲。羣盜陷河中府。殺權行臺石天應。未幾。賊燒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烏格襲領其衆。世家。賊侯七。侯八欲夜攻襲其城。卽遣部將吳櫓甫領兵出東門。潛伏道左兩谷間。若賊過半。卽邀擊之。我出其前汝攻其後。賊可勝也。其半夜。吳櫓甫醉酒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又行錄云。初。天應聞中條山癸未春三月。王至聞喜縣。疾篤。召弟岱遜謂之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事干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世家。

庚寅冬。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王之功。因曰。使穆呼哩在。不令朕至此也。世家。

丞相東平忠憲王

王名安圖。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衞宮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九。

世祖皇帝追錄元勳。召入拜宿衞官。置位在百寮上。時太夫人特穆倫以椒房之故。嘗入宮中。一日上從容問及公。夫人對曰。安圖年雖幼。公輔器也。上曰。何以知其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浮子。以是知之。上默然。太常元公撰世家。

中統四年。額埒布格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上猶豫未決。適公侍側。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爲其主耳。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未附。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適與朕合。由是大器之。世家。

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圖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款。臣以少年謬叨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上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後二月。都堂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就訪於行館。與語。既還。念念不釋者累日。世家。

三年。上特召衡入。諭之曰。安圖尚幼。苦未更事。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悟。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罄愚衷。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世家。

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可省中議事。上曰。此人輩雖閒。猶當優

養其令入議事。世家。

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公宜進爲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圖國之柱石。若然。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衆以爲然。事遂已。世家。

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宜奏並如常制。其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衆務。一切徑聞。似違前旨。上曰。豈阿哈瑪特以朕頗信任。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卿所言。世家。

八年。陝西行省伊蘇岱爾建言。比由饑饉。盜賊滋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警。敕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世家。

十年。奏以玉册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册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清河元公撰勳德碑。

中書省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人因鬬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世家。

十一年。公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管府官皆非材。乞遷汰。從之。世家。

十二年。敕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世家。

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闕下。上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

無狀。有虧聖德。遂留臥內。語至四鼓而罷。冬十一月。丞相和爾果斯罷。公復拜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世家）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其略曰。人思至元初年之治。至今莫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圖自邊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今丞相亦國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係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伊蘇特穆爾大夫、巴延丞相、皆天下之所欽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進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其年世榮敗。詔公與諸儒條世榮所爲事。悉革罷之。（世家）

二十三年夏四月中書列上所擬漕司官姓名。上謂公曰。如平章、右丞等職。朕當親選擇之。餘皆卿等責也。公因奏言。臣比聞聖意欲倚近侍諸人爲耳目者。今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爲某職。以所署奏。自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諸臣。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

奏者卽入言之。世家。

初李昶爲吏部尙書。宰相素重之。凡集議必延置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異議。李遂謝病去。至是公奏徵之。不起。復奏賜田千畝。世家。

宗王納延反。上親討平之。他宗室詿誤者。敕公按問。多所平反。一日朝退。出自左掖門。諸免死者爭前迎謝。至有執轡扶公上馬者。公毅然不顧。或乘間言於上曰。宗室雖有罪。皆太祖子孫。陛下昆弟。丞相雖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上良久曰。汝等誠小人。烏知安圖之所爲。彼特辱之使改過遷善耳。世家。

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尙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致虐民誤國。不聽。勳德碑。

又野齋李公文集云。先是皇子北安王薨。遣使持香祠岳瀆。時僧格領功德使。使者詣參政呂公。哈喇。以王教詣之。遂給驛傳北往。其後僧格平章尙書省事。所忌者丞相安圖。將譖害之。誣言北安王以皇子僭祭岳瀆。安圖明知而不以聞。指呂公爲證。世宗召問呂公。對曰。時僧格主祠祭。北安王使者實同臣往來。驛傳安圖未嘗知也。僧格不能對。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尙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勳德碑。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第。旣殯。樹介者三日。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勿信。今果喪我賢弼。詔大臣監護喪事。世家。

公生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輔政。革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淫。薄稅斂。舉賢任能。常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參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

民物日以繁息倉廩之積盈衍於外海內翕然號爲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圖在朕得高枕而臥無所事矣世家

公天性厚重人莫能測每當艱難清晏之時夷險榮辱之際守正不移恬然自處公退之餘卽引諸儒講論道義孜孜忘倦聖君賢臣之事義夫孝子之行善之當勸惡之當懲與夫治亂成敗之由死生憂樂之說靡不悉究殆二十年未嘗一日少廢所居堂宇朴陋廳廚之外餘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廡者公曰屋可以蔽風雨足矣我聞人辛苦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耳吾不爲也世家

忠憲王襲累葉之勳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採鴻儒獻其所獲智士竭其所知治化油然以隆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敉甯功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挈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於前或承於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夫其始出鎭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哈瑪特僧格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眞風元氣盪滌斡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也勳德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王名巴延、巴林氏。其父從宗王居西域。至元初。王奉使於朝。遂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復拜中書左丞相。總兵伐宋。十二年秋。入覲。拜右丞相。明年春。宋亡。第功增食邑六千戶。復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是歲薨。年五十九。至大四年。勅建廟於臨安。

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恆出廷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敕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昭睿順聖皇后之姊之女。女王。若曰。爲巴延婦。不慚爾氏矣。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英明。朝野晏清。號爲極治。（清河元公撰勳德碑。）

王姿凝峻寡言。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白已。舉目一兩語。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帖帖聾服。識其爲宰輔。（中菴劉公撰廟碑。）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啓行。薄郢州。漂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

江。而憚此潢潦耶。麾使一騎先導。諸軍畢濟。（勳德碑。）鄂城恃江爲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鄂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鄂人不敢逼。平章阿珠公適至。鄂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壓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勳德碑。）阿珠公使右丞阿爾哈雅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我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崖。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鷗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珠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勳德碑。）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珠武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城皆下。留阿爾哈雅守之。規取荊湖。王與阿珠等東兵。與國、靳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勳德碑。）

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擄無算。太平、甯國、建康、無爲鎮巢皆送款。鑰請城主。（碑。黼德）

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饑。發醫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碑。黼德）

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十諭使者曰。語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碑。黼德）

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以阿珠爲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阿珠揚州。未下。（碑。黼德）

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長。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碑。廟）

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道。參政阿喇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碑。黼德）

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碑。黼德）

阿喇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皐亭山。宋主遣其臣齎國璽奉表納。上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衞。罷易官

府軍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爲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勳德碑）

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訓不殺爲主威懾德懷款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貪緣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雞犬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廟碑）

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所在充溢王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廟碑）

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全后於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㬎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珠効力臣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藤州增食戶爲六千（勳德碑又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末童謠有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蓋指丞相巴延也）

丞相巴延既渡江來京師謂樞密副使張易同知趙良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若由陸運民力憊矣川瀆所經何地徑便此方今便宜博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上可其奏至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掾邊源言

自安氏山穿渠引汶水西北至臨清河與漳水合省檄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行視計工自臨清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景德鎮至壽張抵安氏山袤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年春正月庀後五月卽功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賜名曰會通河（野齋李公文集）

十四年宗王錫里濟叛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錫里濟走死（勳德碑）

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從汝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勳德碑）

別有哈默色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救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勳德碑）

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勳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將反報者還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納延讌王王以大義語納延納延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具以實聞佐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努塔布岱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

陳而走。及擒納延。王之謀畫居多。勳德碑。

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莽賚特穆爾。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莽賚特穆爾。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於上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嚕勒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擒。諸君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擄幾絕。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勳德碑。

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宴駕。遣使召成宗於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曰。在鳴暮鐘。日出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汝將爲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銀者曰。倖赦而盜不可長。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勳德碑。又汲郡王公文集云。甲午歲正月癸巳。偕翰林諸君謁太傅巴延公。姿威不見猛。簡不失和。眞魁傑人也。公初至燕。詢諸司名籍曰。翰林諸老今在者誰。及是歷問各官壽期。今供何職。酬禮問。顧相謂曰。國家所以養諸老者。正以乞言論政而已。如遇事會議。各顧官守。未免或偏。若集之同僚。則議論通一。爲益良多。乃知公深謀遠志。氣象含宏。朝廷之上。軍國大計。心無適不在。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

四月。成宗卽位於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勳德碑。

五月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勳碑德

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院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爲完三院遂罷勳碑德

王天質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動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慍莫測恆負天下之重以神器奠安爲務仁視羣品無間親疎義使衆材無所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殺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無驚歸馬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逮出總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勳碑德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珠、穆呼哩、博勒呼、齊拉袞、四傑輔之滅克哷滅奈曼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乘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宏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巴延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雋功偉烈實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於億萬維王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

廷有以也夫。勳德碑

丞相河南武定王

王名阿珠、烏哩特氏。初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有功。中統三年。拜征南都元帥。將兵伐宋。至元六年。加同平章事。十一年春。入覲。拜平章政事。十二年。留守揚州。拜中書左丞相。十三年秋。兩淮平。還朝第功。加食邑二千戶。二十四年薨。年五十四。

公沈幾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癸丑歲。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攖其鋒。至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其破水寨。掀闡城。奪鬬艦於馬湖。舟指可掬。索盜馬於山堞。賊將生擒。而又慶戰三湘。搴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嘗蒙憲宗賞諭。有阿珠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見於先者。誠不偶然也。汲郡王公撰廟碑。又云。公祖諱蘇布特。初以質子入侍。繼爲百夫長。歲壬申。太祖經略中原。首攻恒州。公先登。丙子。帝會諸將於闕喇河。諭曰。默爾奇斯部未附。嘻爲朕征之。公即應詔。選稗將阿勒楚爾領百人爲候騎。諭以方略。彼勿爲備。大軍至陣。蟾河上。一戰而潰。遂降其衆。辛巳。追默爾奇斯酋長輝圖與欽察戰於玉峪。敗之。壬午。太祖征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命公逐之。及於呼喇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爇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憾遺公將萬騎由布哈川追襲。既及。逃匿海嶼。則守其要害。彼進退失據。不旬日瘦死。癸未。請征欽察。竟收其境。又與俄羅斯大小穆爾奇扎爾鑾戰。降之。丙戌。取薩里輝和爾塔勒奇木等部。又掠西蕃邊部。庚寅。太宗命睿宗循宋徽而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是役也。大散金將哈達於三峯山。壬辰夏。睿宗還駐官山。留公總兵圍汴。金主北走。渡河尾敗於黃龍岡。癸巳秋。汴京降。俘金妃后寶器獻闕下。其冬。圍金主於蔡。甲午。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民殍。公下令縱其北渡。俾就樂土。詔諸王巴圖西征以公爲先鋒。遂擒巴齊克瑪妻子於騰吉斯海。辛丑。諸王巴圖征俄羅斯。爲所敗。奏遣公督戰。遂擒俄羅斯王額勒本。復從攻滿

濟勒噶部其主奇哩克兵勢張甚諸王分五道以七十三父謙烏蘭哈達太祖朝憲宗方嚮畝以公佐命渡直擒其城拔之公以歲戊申卒於圖剌河上壽七十公出計挑誘至潼甯河大軍會戰不利乃下令先故家付之謙肯及長分掌宿衛辛巳扈定宗征女眞國破萬努於遂東已酉定宗升遐諸王巴圖與宗室大臣册立憲宗議久未決公以大義陳請即定壬子時世祖在潛奉詔征西南夷命公總督軍馬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些二部酋長迎降涉金沙江所在崖阿以次攻下之遂取龍首關世祖入大理國城是年分兵取附都善闍及烏蠻之未附者先是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拒戰大破於夷可渡山下復收合餘燼蠻城自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堅險不易攻以礮摧其北門乃大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如是七日彼氣靡歸五鼓師踏入衆果內潰克焉而國主段智興逃匿昆澤併擒以獻又知未降附者遠近嘯聚大爲民梗公命裨將伊圖新掩其右哈達都昭掩其左約三日圍合與戰彼軍大壞得舟逸去遁納哈丹往諭之四王掠其後子阿哥雄川谷爲之一空不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部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合兵威所加如羅斯阿伯等爛額請罪內附入覲世祖在潛邸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廟碑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船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某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掣肘城役皆邀擊於灌灘敗走之裨將矮張以車襆百舫躍入襄州尋乘輸船順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艦戰艦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公追戰至檀門關擒矮張餘衆盡殪廟碑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爲固我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廟碑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淮陽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廟碑十一年正月公入覲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於昔創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廟碑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

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久。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丞相巴延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郢而去。廟碑。

初過郢。按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卽奮槊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斬五百餘級。擒范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至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廟碑。

十一月。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以鐵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無口入江。夏甚便。廟碑。

十二月。大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霽。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邊決。蹀血大鏖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攀岸步鬬。開而復合者數四。賊小卻。出馬於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爲赤。陽邏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謂先取蘄黃。公謂衆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煙焰漲天。兩城大恐。漢陽鄂渚皆投兵降。廟碑。

十二年正月黃顙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賈似道統兵扼蕪湖遣宋景來請和廟碑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欲通知俟渠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陳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陣動趣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柁衝船鼓大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艫簸盪乍分乍合公以小旗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敗卽回棹前走丞相以步騎夾岸掎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印符悉爲我有軍資器仗狼藉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廟碑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爲重四月命公圍守揚州公次眞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千人獲鹽船三十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漕眞粟以助揚乏卽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督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爲陣公麾騎士踏河直斫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銳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卻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蹂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淮鎭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石公山遙而望之舳艫連接

旌旂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擇伉健善弩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篷檣煙焰赫赫窘無所出先是虎臣命前船悉沈鐵纜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聞走追至閭山獲白鷂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復出矣廟碑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獪須得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洲彼絕應援揚不能爲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爲多廟碑

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公謂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聲援塞饟道尙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駐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巴延徹爾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旣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

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巴延徹爾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迺築壘以守之廟碑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繼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旣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犯有武衞軍校掠民二馬卽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明有古名將風廟碑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覲。見世祖於大明殿。庭陳宋俘。設席讌賀。因上奏曰。是皆陛下威德所致。臣何與焉。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廟碑。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色埒歹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喇和卓。以疾薨。廟碑。

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聞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辦。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討北征。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廟碑。

丞相楚國武定公

公名阿剌哈雅輝和爾氏。初事帝潛邸。至元元年。由中書省郎中參議省事。出僉河南行省。轉廉訪使。五年。治兵於汴。復同僉行中書省。七年。拜參知政事。兼漢軍都元帥。十一年。拜中書右丞相。宋亡。拜平章政事。十五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未行。薨。年六十。

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何至與細民勤力畎畝。釋耒去。求讀國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爲舅氏實喇岱達爾罕所歎異。曰。而家門戶。其由此子大。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初。公下江陵。辟聞。大讌三日。曉近臣曰。巴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荊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爲內應。根本斯蹶。孰謂吾北庭人能覆全荊。江浙聞之。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

卽封江陵民千家。神道碑。

公移兵長沙而拔湘陰。潭守臣植混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晝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壩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長皆居前列。有退衂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語諸將曰。國家有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帝諭巴延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神道碑。

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塈不下。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驁嚚。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他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阬之市斬。塈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肇、慶德慶。封爲州三。特磨農士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閒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於靖江。神道碑。

公還潭。宋餘孽益衞兩王。改元海中。以僭唱人。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舒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神道碑。

宋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瓊。詔公討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幷獲僞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甯、萬安、吉陽。聞僞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僞衞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賞宣慰司。從鎭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神道碑

燧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與慨嘆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與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己。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又劉武敏碑云。始上書策宋必平。時廷臣譁然異之。以爲虛國病兵。未見收其成功可歲日計者。不謀一喙。而天聽獨奮。然曰。惟汝予同。爲之興兵。如所策。圍夔陽。而宋宿援師十萬。於郢。訖不可前乃遣間。懷僞燕郡王昌化軍節度使。告身金印牙符。璽致之公。以幸吾元。假手以甘心也。公聞之。待罪闕下。詔磔死。閒俾中書移書。讓其謀國臣曰。汝禮義邦。乃今出盜賊計。誣我大臣。大賚加公。還之於軍。襄陽既下。詔丞相巴延將數十萬衆。浮漢濟江。俾公別將。敏萬衆。遊擊淮南。公銳欲濟江。爲首帥者。累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職也。及丞相入鄂。徑至。公失擊。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首帥束縛乎我。願乃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惋以死。

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埋。蕞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僚。荷氈被毳。大主小酋。綦錯幅裂。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

麾與所受降登宰相位者二蒙古岱阿嗼罕平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爾巴哈李庭李恆張宏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完顏諾海達春伊哷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岱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伊克何瑋張鼎樊楫朱國保張榮實霍嘉特烏瑪喇博囉和塔拉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者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

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王名伊實、阿爾拉氏。賜號伊嚕勒諾延。初襲父職爲右萬戶。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二十四年。將兵平納延。以功加太傅。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進太師。元貞元年薨。年五十四。公小字伊實。迨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伊嚕勒諾延。譯云能官也。高唐閻公撰勳德碑。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戶。位諸將之上。首以公之祖博爾珠居右。博爾珠贈太師、謚武忠。善戰知兵。太祖在潛。共覆艱危。征伐四出。無往不從。時諸部未甯。每遇武忠警夜。必安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默爾奇斯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武忠既老。以病薨。子公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際。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丰骨龐厚。解御服銀貂以賜。國朝重太官內膳之選。特命公領其事。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勳德碑。

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臣。欲援亡金舊制。併憲司入滑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勳德碑。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之霽威。勳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納延以獻。詔選乘輿駝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如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酋金嘉努。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納延餘燼哈坦多羅千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勢。敵衆大鰓。酋長遁去。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往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詔憫其勞。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杭愛。（勳德碑）

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稟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勳德碑）

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儲闈舊璽。詔從之。（勳德碑）

鼎湖上仙。公奉璽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勿言。王遽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人。公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再無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勳德碑）

上卽位進秩太師佩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鎭北邊。勳德碑
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酬酢盡歡如家人父子然還鎭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某日薨。勳德碑

太師淇陽忠武王

王名伊徹察喇、畏吾氏。至元十八年由宿衞官拜宣徽使。三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明年加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大德四年進太師至大元年拜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四年朝京師薨。年六十五。

王性仁厚勤儉。事母備諸孝敬。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復憫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實勒們有子矣。王。曾大父博勒呼。自太祖蚤年。已見聖駕。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斃於敵。是時官制簡古。正爲第一千戶。大父托歡。嗣父官。佐憲宗四征不庭。日闢土疆。父實勒們。恆鎭徼外。從征六詔。懷服諸蠻。遘疾薨於軍。卽命領四集賽太官。集賽者。國制分宿衞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集賽之長皆總焉。清河元公撰勳德碑。

至元十七年長一集賽。明年詔曰。伊徹察喇秉心忠實。執事敬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遽其官。可代錫津爲宣徽使。勳德碑。

二十六年上討反者於杭愛。皆陣王奏曰。丞相安圖、巴延、御史大夫伊嚕勒、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

可以後之。今勍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勒呼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爲安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夔夔。恭衞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耶。勳德碑

二十七年。僧格既立尙書省。簒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紀綱大紊。人心駭愕。尙書平章政事伊蘇岱爾。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僧格。伏誅。上曰。伊徹察喇口伐人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僧格黃金四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碓、別墅賞其淸強。勳德碑

僧格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蕃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畬丁溪子。善驚好鬬。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哈喇哈斯達爾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聲聞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勳德碑

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集賽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卽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伊徹察喇身率衆手成不亟也。勳德碑

成宗登極制曰伊徹察喇盡其誠力深其謀謨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勳德碑）

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勒斡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恆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具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息紀律或失命王亞晉王以督之是年海都都勒斡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都勒斡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謀罪恩威服於敵人厥後都勒斡來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都勒斡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矣都勒斡之妻我弟瑪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爲允既遣使以事聞上以公深識機宜既而瑪古哈喇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勳德碑）

十年冬叛王默哩特穆爾等屯於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默哩特穆爾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圖們特穆爾察呼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徹伯爾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軍掩取其妻子及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勳德碑）

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托和木本懷攜貳而徹伯爾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

之功。顧爲國患。臣以爲昔者都勒斡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庫春。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達哈薩音薩哈地。王既移軍。徹伯爾、托和木欲奔庫春。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甯。（勳德碑）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甚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實瞻卿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勳德碑）

四年。王入朝。仁宗燕之於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勳德碑）

樞密句容武毅王

王名托克托。呼欽察氏。世爲欽察國主。國亡。率其種人入宿衞。至元十四年。王將兵北伐。有功。除同知太僕院事。改衞尉院事。領羣牧司事。二十二年。拜樞密副使。攝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一。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哲琳川按塔哈山部族。徙絕域。有山曰伊埒巴爾。襟帶二河。左曰約羅。右曰伊蘇。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產宜馬。富者

有馬至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公之始祖庫楚克。高祖蘇穆爾。曾祖伊納克實。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默爾奇斯。其主輝圖奔欽察。遣使諭伊納克實曰。逃鶻之雀。翳薈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歲丁酉。憲宗在潛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之父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爾奇斯國。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芻牧。俾掌尚方馬畜。歲時具馬湩以進。其色清澈。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齊。蓋譯言黑也。中統初。同氣有閱墻之釁。靖亂有功。賞銀百兩。公年逾弱冠。亦以功受銀五十兩。巴圖徹爾卒。乃襲父職。備宿衛。（高唐閻公撰紀績碑。）

宗室海都、㻋自先朝畔渙。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詔遣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北平諸部暨祖宗所建大帳。盡爲所掠。公請爲國宣力。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多爾濟戰於納琳布拉。邀諸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珠爾噶岱構亂。托克托穆爾聞之。引兵相應。中途遇公將會戰。擒其偵高者數十騎。敵乃引退。珠爾噶岱勢孤。不能振。尋卽殄滅。夏六月。聞敵駐圖喇河。馳至河上。追奔逐北。三宿而後返。秋八月。復敗敵於斡琿河。獲所掠祖宗大帳。北平部衆悉追還之。（紀績碑。）

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錫里濟過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繼敗庫春等。被創力戰。獲輜重羊馬甚衆。（紀績碑。）

有旨欽察種人或隸諸王或在民編皆命析出隸公部伍於是戶給楮幣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衞者從事輦轂（紀績碑）

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樞密副使攝都指揮使衞之官屬聽以公宗族將吏爲之夏六月海都兵犯金山詔公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爲守禦（紀績碑）

二十四年春東藩諸王納延叛陰結其屬額布根錫里哈於北邊諜者二人至軍中爲公所執盡得其情遣使以聞且言宜召錫里哈等赴闕一日錫里哈設宴召公及托多爾海托多爾海將往公止之曰彼已藏禍心吾屬至必被擒大軍誰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令錫里哈入朝將東道進公言於北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公言兵貴神速吾盡忠於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卽屠之否則與約而還衆以爲然卽日啓行公爲前鋒疾驅七晝夜渡圖喇河與額布根戰於博恰嶺彼大敗俘獲無算額布根僅以身免（紀績碑）

世祖親征納延聞額布根敗走遣使諭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萬騎擊走之獲納延羣牧馬畜擒叛王哈喇婁等獻俘行在所悉誅之欽察喀喇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卽以付公始置哈喇婁萬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悉令公統之（紀績碑）

冬十月納延餘黨復萌成宗時在儲闈詔命公扈從往征之十一月兵至哈拉袞酬烏塔噶等降其部曲

碑紀續

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部衆爲叛王哈喇哈斯所掠。遺使告急。公復奉命從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戰於烏爾呼。彼軍敗衂。伊奇哩部衆盡復。師還至哈拉袞山。聞叛王哈坦軼我邊鄙。宵濟古烈河。大敗敵軍。哈坦脫身奔竄。遼左諸部。悉爲我有。乃置東路萬戶府。鎭守其地。紀續碑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晉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杭愛嶺。敵先據險。我師失地。爲敵所薄。軍士隨潰。公一軍獨前。鏖戰久之。翼衞晉王而出。行至信宿。聞襲騎在後。公選精銳爲殿。設伏以待之。襲騎聞之。遂不敢進。紀續碑

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褒諭公曰。惟昔聖祖肇基。失利於斡罕。一二蓋臣同飲班珠河水者。至今稱之。卿赤心衞社稷。馳譽朔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還至京師。會宴羣臣。復諭公曰。朔方人來。海都有言。杭愛之役。使彼邊將人人善戰。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措矣。凡有功將士。可令見朕。欲面加優賞。公言處賞之典。蒙古將士宜先之。世祖曰。卿毋飾讓。若輩誠居汝曹之右。蓋效汝曹力戰耶。明日。召諸將士。頒賞有差。紀續碑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喇齊萬人。北臘罕達該敵衆將入寇。知公在邊。遂引去。紀續碑

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擒海都之黨三千餘戶。還駐和林。紀續碑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奇爾濟蘇。師次謙河。冰行數晝夜。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進秩龍虎衞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便文移。夏五月。海都聞公取奇爾濟蘇。引兵至謙河。復爲公所敗。擒其將博囉齊。一歲之內。多雋功。（紀績碑）

成宗卽位。以邊圉重事須公鎭守。有旨無預朝會。（紀績碑）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往往逃匿山谷。公率兵直抵金山伊嚕哈斯界。餉饋資糧。安集衆庶。導諸王永和爾等入朝。（紀績碑）

公爲將驁猛。先期制敵。應變如神。尤善激昂士氣。臨陣誓師。人百其勇。至若出司閫鉞。入贊機樞。忠國大計。知無不言。古之所謂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公見之。（紀績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

王名謂勒哲圖卜布延氏。中統三年。以大臣子選侍東宮署詹事。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拜中書右丞相。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居相位十三年。大德七年薨。年五十八。

中統三年封皇子爲燕王。領中書省。是爲裕宗。詔選王府僚屬。聞公之賢。卽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入籌帷幄。出掌環衞。小心畏愼。夙夜在公。裕王甚器重之。一日重宴。宗室指公語衆曰。先正有言。爲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善人如謂勒哲。豈易得哉。高唐圖公撰勳德碑。又云。公祖圖薩乘時草昧。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郡。歲壬辰。太宗大舉伐金。六師趨汴。先期命睿宗由陝右進。以制蔣爲前導。取道金房。絕漢上流。暑襲陽方城而北。破金卒二十萬於陽翟。金亡。有事於蜀。襲武休與元閱利諸州。拜都元帥。辛丑取成都。誅宋將陳隆之。西蜀以平。又錫津早侍潛邸。中統元年。天戈北舉。捍禦不虞。奉身先之。還拜宣徽使。四年進中書右丞相。時朝制草創。登政府者多宿儒。耆德相與訏謨廟堂。皆經國永圖。

鶴馭上賓。仍主東宮衞兵。成宗以皇孫伐叛北方。詔公總治軍旅。輔行者凡再。勳德碑。

至元末。姦臣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博選於衆。無以踰公。乃拜中書右丞相。登進善良。湔除弊法。朝政煥然一新。方權姦之熾。分遣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爲名。肆爲掊克。公私騷然。公爲奏請自中統初積歲逋懸。一切釋而勿論。迄今人賴其利。勳德碑。

公承玉几末命。參定大策。內稟皇太后睿謀。外合宗親大臣之議。居冢宰。統百官者踰三月。古之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惟公足以當之。（勳德碑）

成宗纂承大統。首議加上祖考尊謚。致隆福長樂之養。分寶展親。大賚四海。朝廷之治。一以倚公。公在相位。上體淵衷。勤卹民隱。數下寬大之詔。散財發粟鉅萬。計宣布皇仁。斯亦至矣。（勳德碑）

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內秉鈞衡。外綜邊務。位極尊崇。股肱心膂之寄益重。（勳德碑）

天祐皇元。宗臣碩輔。稟靈河嶽者。不爲不衆。若夫忠藎傳家。洊履上台。績用著於累朝。處中書十有二考。惟公一人。當其四輔咸服。治底雍熙。既彰世祖知人之明。至於運佐重光。元貞載造。偃革以宅南交。睦族以協萬邦。拯災救患。博施濟衆。克廣聖朝安民之惠。致君唐虞之效。昭然在人耳目矣。（勳德碑）

丞相順德忠獻王

王名哈喇哈斯。威喇諾爾氏。至元九年。朝廷錄勳臣後。拜宿衛官。襲號達爾罕。二十二年。拜大宗正。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是年入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拜右丞相。十一年夏。陞和林宣慰司爲行省。王以太傅行省事。至大元年薨。年五十有八。

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儒者。聞儒者談輒喜。（中庵劉公撰勳德碑）

至元壬申。世祖錄勳臣後。一見異之。命襲達爾罕。（壬曾祖奇爾實勒。遇太祖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幹罕將襲之。趣告帝爲備。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併其衆。以

功擢千戶錫號達爾罕時官至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勳戚不與達爾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爲千戶達爾罕矣祖巴哩察使從睿皇取汴蔡滅金丙申分邑順德考叢嘉特從憲宗伐蜀戊午薨於軍長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獵馬躓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眷益重勳德碑

甲戌冬十月帝獵賽音布拉克歸語皇太子曰達爾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江左平賜廉鈔二州益其邑勳德碑

乙酉拜大宗正時郡縣囚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者僅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羣鬬毆應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鬬者京師有以僞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盡釋之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貲就糴有司撫爲奸欲沒其產貲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爲勳德碑

柄臣擅威福益橫知王惡己忌之數曲爲邀致竟不一往其家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謀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隸大宗正泝決王曰彼間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止勳德碑

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臺臣奏達爾罕在宗正決獄平卽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受湖廣省平章政事勳德碑

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掖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兩江蠻獠布溪峒間虺蛇起伏

跳踉。小戾則相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度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頑革。錢粟刑獄。井井有條。（碑。勳德）

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沒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略。悉擒誅之。江州隸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羣盜皆與爲根穴交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救莫聽。卒寘於死。遠近震悚。（碑。勳德）

壬辰。置行省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營。奸寇伺發。溪峒以閑。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爲謗耳。帝以爲然。（碑。勳德）

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痍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湘民屯田廣西。爲圖交趾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遣使密奏。吏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師府請募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蓄。實空荒之地。爲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聞諸朝。到於今便之。（碑。勳德）

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宋末世爲徵。王曰。衰弊之政。聖朝可行耶。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室廬。多死者。王亟發廩爲之賑慰。凡災皆如之。（碑。勳德）

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甯肅。（碑。勳德）

大德戊戌九月朝於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爲變入爲中書左丞相杭之耆庶伏地攀泣馬不得前（碑德）

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採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爲務（碑德）

京都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王喟然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乃奏營廟學嘗躬爲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爲學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祀久未遑王總羣議奏行之（碑德）

辛丑同列以劉深議倡言世祖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婦國弗率乃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勿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饑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徵名首釁陷失士馬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碑德）

癸卯秋拜中書右丞相王常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獸戶專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時帝疾連歲權移中官羣邪交

扇勢焰翕忽王以身匡之天下晏然碑勳德

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奏脩功臣傳碑勳德

冬十有二月帝不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碑勳德

丁未春正月宸御晚駕時武宗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臥闕下理幾務如故中闈以奸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格其事密記授使間走踰兩驛使得傳馳報武宗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爲動內外懍懍視王以安會仁宗擒滅其黨發使迎武宗武宗卽位加太保錄軍國重事碑勳德

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詔王以太傅爲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黃金贏十二錠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匹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卽斬以徇攘竊屏息行旅爲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恆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囊橐滋弊久矣立法遏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爲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冶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恆賤邊政大治勳德碑

至大改元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

月遘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遺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於和林。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敕大興尹賈葬地於平陽山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爾。勳德碑

王神宇清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慍。望之儼然。知其爲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轂矢殪數人。敵披靡。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擇儒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眞誠。故其功業之見於世。剛明正大。巍巍煒煌如此。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者。王無愧矣。勳德碑

皇元聖聖相承。天祐生賢相將臣。炳烈相望。人才於斯爲盛。若夫懷遠圖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惟忠獻王其人乎。勳德碑

平章魯國文貞公

公名博果密、喀喇氏。由國學生擢利用少監。出爲燕南提刑按察使。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歷吏、工、刑、三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至元二十八年。拜中書平章政事。三十一年。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將行。

留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四年薨。年四十六。

喀喇卽漢高車。其國屬質貴族子十人。燕眞年最少。世祖時猶王也。莊聖太后遣之入侍。嘗同臥起。寒暑飢渴。曾不告勞。公其元子。幼事裕廟於東宮。後因簡拔衞士子。廩以官帑。俾師贊善王恂。公在其間。恂從北征。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辭中書左揆。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敕胄子與嘗游恂門者、皆從之學。公年十二。穎惠強敏。志力兼人。太傅非旬休不至家。恐妨授徒。每令諸生直日。以謝客至。公則持書崇朝永夕。坐中門不移。否則擁篲掃灑。褰簾操杖。出必乘馬導前。無馬徒從。循循安之。其敬以孝。猶子事父。惟恐斯須仁義之言不聞。道德光輝不接也。太傅異之。易其國言博果密者爲時用字。用固已見於世矣。他日誦說餘力。纂記爲帙。上起唐虞。下逮遼金。帝王名諡。統系歲年。在位久近。皆能闇誦。帝嘗試之。立應無滯。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舉國學士。驛致上都。布官中書。宥密憲臺。公少利用監。權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尋眞爲使。或訟靜之守臣盜官帑。廉靜隸河東山西道。彼自有使。敕不遣。俾公卽按。歸報合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神道碑。

二十年。宣政使僧格方見寵。荼漕盧世榮阿以進言。臣能使天下賦入倍其舊十。帝以問公。對曰。漢唐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劉晏。世主初亦賞其納忠。及後富國病民。怨歸於上。而始加誅。雖足少謝天下。而亦貽議千古。臣願陛下無納其謀。帝弗善之。以世榮爲中書右丞。俾公參議省事。公辭以疾。世榮纔一年敗誅。

帝謂公曰朕甚負愧於卿神道碑
河東山西道憲使貸母錢歷約歲輸羊爲角如干千馬爲蹄如干百至則悉賦所部州縣而抑其估爲民所訟敕公鞫於大同入境歲荒發廩而始治獄得其不法百餘事罪當死服辭皆具邇臣與有故者爲之解脫願讞公以問獄不俟報可而擅發廩率作違制帝曰出使之臣身見歲惡須請而發民殍死矣何罪惟移囚至京師公節陳款辭百無一遺制又覆問使撈掠汝乎對以未嘗曰未嘗則汝受其辜何枉遂尸之市神道碑
戰將某有功北陲求欽察之奴人者皆良爲兵隸已麾下制可乃多取編氓入籍中書遣僉行省臣王國用覈之爲所蔽正什七遂讞其專行不奉詔帝怒欲斬之刑曹受成命矣公入陳敕惟以欽察之奴人者出而爲兵未聞以編氓隸欽察或西域河西諸人例此雜取編氓以益其軍則天下之戶耗矣國用之忠宜旌何事而誅譬解數四而免神道碑
北京地大震陷城郭壓死人民不可紀極敕遣一國人爲平章者振卹之卽其地娶三妻歸公入問既失上遣大臣救災之旨且觸民望其人庭辯不服至以詈婦人言者相加公曰汝妾事盜殺臣之子又爲盜殺臣制服孰爲非夫孰爲非夫其人汗愧噎默莫對會太官將午舉皆趨出帝顧謂左右曰若人平時似不能言及其辯事吐詞鋒出人有不及嬰者神道碑

二十四年。僧格憤中書殺世榮。奏立尙書省。盡統中書六曹。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中外爲之不寒而慄。大爲句考。無遺利矣。勢焰薰天。求及門者如輻輳轂。自平章而下。省退則送歸其第。一旦獨延公至堂。貌敬而忌忮日深。諷公爲巨商訟冤。入大珠貨公。及拒不受。伺其退食。必欲以不坐曹理務罪之。闔省叩請而免。遂病。帝還自上都。謂其弟伊埒薩巴曰。而兄必以某日來迎。果以其日公立道周。見其孱瘠曰。卿耽苦於書致者。顧當國臣。問祿幾何。對以滿病告者率不給。帝曰。其父童丱事朕。恪勤至死。是又朕所教育。貧不能家。何以告爲。其盡以給。且厚賜之。（神道碑）

二十八年。僧格伏誅。帝畋漸北。召至行殿。慶是省。還六曹中書。欲用爲丞相。公辭。丞相惟國人義爲。曩籍盜殺臣。獲黑簿。盡得入賄其家主名。東宮之臣。惟無謂勒哲。帝嘗譽曰佳兒。我將賚汝。如斯人者義爲。乃以爲中書丞相。拜公平章政事。恩養日隆。大政疑令。動見諮諏。引右丞何榮祖同平章。屏棄凶邪。崇拔善良。飭爲吏者皆親經術。一蠲苛虐之法。人心熙洽。以爲復見中統至元初治。（神道碑）

時方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上都留守司茂巴爾斯不便之。入言。同知西京臣言、河東山西廉副受賕楮帛爲千者五十。欲因以廢諸司。帝召問公。奏曰。是事誠有。彼何爲不陳省臺。上都留司何與而知此。必告者得罪其司。爲此誣言緩其事耳。設廉副受財。罪止其身。天下憲司何與而盡去之。帝意乃釋。（神道碑）

中書平章敏珠爾丹請復立尙書省。專領戶工刑三部。召公至上都議。公詰曰。阿哈瑪特嘗以領部分中

書戶工敗爲制國用使、又敗爲尚書省、又敗則併歸中書。終以奸贓狠戾。以取誅籍。後僧格立尚書省。盡奪六部其威虐貪墨益極。亦就梟夷。既廢復置。將效尤兩人耶。制是之。神道碑

達喇海求徵考中書錢穀逋懸。省臣請入止之。公曰。無庸急。則宸衷必疑。有所覆護。宜聽其爲。若曹小人。廢踵而敗。未旬月。果以賄誅。神道碑

或請征海國流求、與加包銀江南。公曰。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間。橫目窮髮。何所不臣。何資魚蝦之國。始廣土衆民哉。況冒至險。航不測。出萬有一安之途。未必利也。始包銀出於河南未平。眞定守臣以公需數斂煩民。會其歲貴征之。以紓急一時。其後天下例之。至憲廟定制。戶率賦銀四兩。中統惟聽如數入鈔。實輕其舊之半。今江之南履畝而稅。鹽酒醋課。及他鄉里門碓水馬驛遞。又增包銀。則重斂矣。民將不堪。爲之止。神道碑

公每上直。從容獻納。疑者釋。危者安。誣者得以白。上嘗論爲君之難。以一身臨四境。統萬幾。一或逸弛。則民受其殃。公對曰。誠如聖諭。向使在昔帝王咸知儆戒。力行善政。則羣生何患不遂哉。又諭。老成有言。天下事如圓枘方鑿。能少就之。無往不可。公曰。人臣當以身徇國。難易在所不計。廢道違忠。以求耦從。則國家奚所賴耶。上奇賞之。（弧山王公撰墓誌）

癸巳冬。彗出東北。上夜坐齋宮。延勳舊大臣。問所以弭之之道。既退。公獨前奏。臣聞之師。天象垂儆。代有

之聖帝明王遇災者懼漢孝文二年日食詔求直言輔不逮辭切義正具在方册乃誦其辭甫至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股肱也其悉思過失弓以啓告務省徭費以便民上拱坐以手加額曰朕誠意已萌卿其覩誦之諸大臣復進令再誦公奏曰聖人之心與天地通災不難弭若僧格者素捷給特試用之纍纍奸惡肆毒吏民中書不敢詰臺察未嘗糾因一人之言即正其罪天下稱快臣知聖心與天地通而漢文有所不及今星芒之儆咎在臣下詳論款接自四鼓逮翌早進膳輟盤珍手賜之其忠懇之志應事敷言類如此墓誌

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元勳子孫已極貴者不入侍惟公嘗藥以及彌留無頃刻不在側有少故出猶必求之其後賓天發引成廟繼極其爲升祔太室請謚南郊皆公領之上以先朝舊臣猷爲倚毗禮遇益優詔令脩行法制因革皆出其手神道碑

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乃力新風紀推擇士子有令望者皆置廉使爲政不皎皎以干譽惟存大節一遵初立詔以行不繁其令一郡守子受賕迫使證父公曰持憲之臣職在宣化清俗所以厚人倫也今使證父何以與孝天下罪其子引父視人已靦面目有密臣取人玉帶惟奏入贓廢棄終身令史輕之則曉曰大臣貪墨古人惟曰簠簋不飭蓋不忍著惡非苟私之所以勵廉恥也今而曰輕將與小夫賤隸同辱乎非刑不上大夫古人制律之本也人多其平恕神道碑

四年。徽仁裕靈太后崩。公因過哀。所苦增劇。上使其弟薩里圖偕尙醫視之。知其無及。但附奏謝而已。乃呻吟頓視。索酒滿引數觴以薨。天子震悼。遠近士大夫。撫几伏筵哭失聲。曰。縫掖方以扶植聖道。仰如喬嶽。不謂今也無依。往矣哲輔亡矣。表固有位。其相矣。非吾黨矣。行矣。將誰尙矣。都城之民。爲之罷市。（神道碑。）

公自爲相。左右兩朝。位在軍國。顯榮極矣。被服惟儒生。公退未嘗廢書。自號靜得。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爲廟堂重輕者十年。（神道碑。）

公經德迪慮。明允篤誠。動叶矩度。而未嘗爲近名之事。至於故舊之義。雖久不渝。奬拔士類。寸長必錄。其行業表表。當百世不泯。（墓誌碑。）

平章武宣正憲王

王名徹爾。揚珠濟達氏。由宿衞擢利用監卿。至元二十八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七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九年。入拜中書平章政事。是年薨。年四十七。

公生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傅。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恆以匡君經國自期。（牧菴姚公撰神道碑。）至元十有八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時詢民情。細微數告無隱。（神道碑。）

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咈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無慮數十萬人。神道碑

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神道碑

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於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神道碑

二十有四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鈎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極。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繫收坐。岸獄充牣。榜掠至百。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燄薰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數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釋。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釣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哷實都王濟等家。並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糾惡。坐觀政紕。其自當汝

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惟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置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神道碑

拜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之。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戢南奔。大兵隨之。偸生隘中。其黨縛致於軍。血鋒刃者纔是一撼。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晝諾而已。神道碑

帝不豫。公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迎成宗龍庭。入踐天位。神道碑

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賊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徵意。神道碑

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塡淤歲久。富

民利之。當水出。全築爲圍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稼。公發卒數萬。浚決壘石隄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公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神道碑。又吳松江記云。歲甲辰。前海運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隘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爲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特令平章徹爾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資。舂鍤之用。飲食之需。令民索綯乘屋。庾槀以防其卑濕。爲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作勞者無倦意。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樂於趨事赴功。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日。酉自上海沿循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逶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十有八步。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爲數一萬五千。爲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置閘竇。啓閉以時。物無癘疵。民無大閭而事竟。

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歲一寒暑。責異已相曰。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見汝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

王名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文獻公履之子爲燕京行省員外郎歲乙亥城降遂屬國朝扈從征伐諸國辛卯拜中書令癸卯薨年五十五

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於太元私謂所親曰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平章宋公撰神道碑）

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奬備至稍長知力學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神道碑）

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欲就章宗特敕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神道碑）

太祖素有併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諸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上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諮訪（神道碑）

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神道碑）

庚辰。上駐蹕於西域塔實干城。時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於西南。公因別造庚午元歷進之。其進表云。漢唐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啻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先後不同。蓋建都立國之各殊。或涉歷歲年之漸遠。不得不爲差也。唐厤八徙。宋厤九更。良以此夫。金曰大明。百年纔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以昔程今。昔密今疎。東微西著。以地遙而歲久。故勢異而時殊。今以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於西南。較之於歷。悉爲先天。誠所未聞而未見也。若夫漢唐以來。歷算之書備矣。俱無此說。以法論之。月惟至晦則一日不見。是二十九日有月也。豈聖人建月之意本諸此乎。今以星厤考之。是年正月四月。雖皆爲小盡。蓋亦未有朔日見月者也。（張都燕居叢談。）

是歲冬大雷。上問公。公曰。蘇勒坦當死中野。已而果然。蘇勒坦。回鶻王稱也。（神道碑。）

國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蝕。公言不蝕。及期果不蝕。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蝕。回鶻人言不蝕。其夜月蝕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神道碑。又叢談云。庚辰歲。公在塔實干城。當五月望。以大明歷考之。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矣。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西域之初更也。西域之初更未盡時。焉知不爲中國之子正乎。隔幾萬里之遠。僅逾一時。復何疑哉。此唐一行時有里差之說。謂千里互差一時者是也。二書所載不同。）

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豫卜吉凶。上亦用羊髀骨以符之。（神道碑。）

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衞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汝軍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卽日下詔班師。（神道碑）

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帛。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神道碑）

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刦。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神道碑）

己丑太宗卽位。公定册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卽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尙白。以白爲吉故也。（神道碑。又李微撰墓誌云。己丑秋。公奉遺詔立太宗。擇定八月二十二日。尙猶豫不決。公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大變。睿宗曰。再擇日如何。公曰。過此日皆不吉。至日。公與睿宗翼太宗登寶位。）

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興兵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神道碑）

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伯特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

暢茂以爲牧地。公卽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千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神道碑

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舒穆嚕咸達布激怒皇族。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自我當之。上察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達布者。上特命公鞫治。公奏曰。比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邦。他日治之。亦未晚也。神道碑

辛卯秋。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卽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神道碑

宣德路長官太傅托暉失陷官糧萬餘石。特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叱出。使白中

書省償之。仍敕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奏聞。神道碑

中貴克斯布哈奏撥戶一萬。以爲採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弱貧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神道碑

壬辰春。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所活不可勝數。神道碑

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蘇布特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爲定例。神道碑

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涉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神道碑。又按遺山元公上書云。夫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咸助贊益者。不爲不多。蓋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譬如修明堂

魏章必得梗楠豫章之材豫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室屋櫨櫨楔楔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聖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濟人王貢臨人李浩秦人張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李大鵬山西魏瑤潭人李恆簡李禹翊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鶚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同平定賈廷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平商挺滏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州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行詣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乃幸不死於兵造物挈而授之維新之朝豈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奔走之役而儲之他日求百執事之人惟左右采而取之獨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

時河南新破被俘擄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一經俘擄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擯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神道碑

金國既亡惟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朞月之間山外悉平神道碑

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

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戶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爲編民。（神道碑）己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神道碑）丙申秋七月。呼圖克以戶口來上。議割分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已許之。公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神道碑）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併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爲質。終不能償。公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近遠。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爲定制。（神道碑）

侍臣托歡奏選室女。敕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二十八人。尙在燕京。

足備後宮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布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神道碑

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神道碑

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騷動。所至則需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及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神道碑

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公奏並仰中書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趙忙兀行狀

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五十萬。民賴以安。神道碑

燕京呼圖克扎木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實埒發鼎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雞。劉廷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爲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

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謂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神道碑。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錠。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二萬二千錠。而回鶻溫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錠。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求試行之。公反復爭論。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纂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神道碑。

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神道碑。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敕左右進酒三鍾而止。神道碑。

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諸藥不能療。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時奸臣竊政。鬻獄賣官。專令回鶻控治諸國。公對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爲證。后頷欲行之。公對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首肯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二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畋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臘五日而崩。行狀。

又汲郡王公文集云。太宗仁厚有餘。言詞極寡。服御儉素。不尙華飾。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性頗樂飮。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歡娛。前後十年。號稱無事。

壬寅春后以儲嗣問公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遵而行之社稷幸甚（墓誌）

温都爾哈瑪爾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惟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温都爾哈瑪爾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温都爾哈瑪爾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以公先朝勳舊曲敬憚焉（神道碑）

公天資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平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温温令人不能忘素不嗜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生產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其諸子曰公務雖多書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神道碑又陵川郝公文集云當太宗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榷商課分郡縣倉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楚材憤惋以死）

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趨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憂戛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

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神道碑

中書楊忠肅公

公名惟中字彥誠宏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漢上領軍前行中書省癸卯拜中書令壬子出爲河南經略使遷陝右四川宣撫使己未王師伐宋拜江淮宣撫使是歲薨年五十五

金末公以孤童子事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敷布條要俾皆籍戶屬吏數年而歸帝乃有大用意撰神道碑郝文忠公

庫春太子伐宋命公於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立周子祠建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訓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神道碑又周子祠堂記云天厭初國子祠祀之禮盛於江左而未至於河朔公領中書始嗜其學乃建太極書院於燕都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於祠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器度者爲道學生

耶律楚材罷遂以公爲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公以一相負任天下神道碑

定宗卽位平陽道斷事官色辰橫恣不法詔公宣慰公按誅之一府僚屬莫不健其決神道碑

金亡恆山公武仙潰於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眞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出沒劫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神道碑

憲宗卽位。上以太弟鎭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爲河南道經略使。初滅金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盡有金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年。公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椹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見公。公卽握大椹擊踣之。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河南大治。（神道碑）

遷郟右四川宣撫使。以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其子告公。戩之以徇。關中肅然。公語人曰。某非好殺。國家紀綱不立。致此輩賊虐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不仁。何以爲仁乎。（神道碑）

歲己未。上總統東師。奏公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帥並聽制節。帥還。薨於蔡州。公出入柄用者三十年。天下畏其勇而懷其仁。（神道碑）

皇元誕膺天命。奄奠區夏。經略海外。既一再傳。始究內治。用公爲相。與天下休息。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鉏兇渠。愛養黎獻。整頓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迓續遺命。吾道賴以不亡。天下復見平康之治。繄公力焉。（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

王名世顯。字仲明。鞏昌人。金季以戰功擢千夫長。累遷鞏昌府便宜總帥。金亡踰年。始屬國朝。職仍舊。尋賜金符。伐蜀有功。癸卯歲卒。年四十九。

公系出汪骨族。貞祐二年。西北鼯鼠階戰功。起家爲千夫長。八轉領同知平涼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行六部郎中。西南調度窘迫。公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以之不絕。六年。以鞏州衝要之地。升鞏昌府。改兼治中。輔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滅。饑疫薦臻。公與便宜總帥完顏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門。九年。仲德勤王東下。公拜便宜總帥。制旨大約屬以社稷爲念。公感且憤。至於糧械莫不精贍。明年。京城變。郡縣風靡。公獨爲之堅守。越三年。猶安堵如故。而戰攻不弛。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罪。與其自經於溝瀆。姑殉一時之節。孰若屈己紓斯人之禍。會皇子拿騰駐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焉。皇子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爾何也。對曰。有君在上。竇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皇子大悅。勅其下絲髮無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旦詣行帳。寵之以章服。職仍故。卽日南征。鳩士馬截嘉

陵。蹴大安。未幾。凱旋。疊承奬賚。楊文憲公撰神道碑。又蜀郡僚公文集云。國家龍興。朔漢威行。萬方金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珊石門爲金守者三年。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奎騰以自歸。太宗察其誠。仍以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

丙申。備前鋒。進攻大理。安南田楊諸蠻結陣來援。公麾輕騎五百撓之。衆亂。首尾不相藉。潰圍出。與南將曹將軍潛兵作掎角計。公單騎往突之。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皇子嘉歎之。賜名馬佩刀。公退語所部曰。吾已撤彼之藩籬。行寢其堂奥矣。神道碑。

丁酉春。入武信城。全獲府庫。遂蹂資普。神道碑。

戊戌。軍葭萌之南。時宋將依山爲柵。公選數百騎奪柵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械。乘勝赴資州。壁山間。識公旌旗。駭怖奔逸。鈔嘉定、峨嵋以歸。神道碑。

己亥秋。俾隸塔海公節制。道險霖雨阻潦。攀木緣磴。破開州。聞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疑之。既而密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襲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蹂之。幾無噍類。拔巫山。與援軍遇。復剿三千餘級。比春分。掖江引還。及涪州。修浮梁。信宿而辦。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莫能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膽勇。漸力併以拔其城。天大暑。乃罷。秋覲。帝數其功。賜金符。公拜謝

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何預焉。上樂其知體。首肯者再四。神道碑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書索戰。十月五日。公略地成都。傅城而陣。彼屢戰屢卻。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縋城投款。覺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十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陷。三日、軍畢集。又三日、克之。露布以聞。皇子擊節嘆賞。仍賜田顯符印。神道碑

癸卯春。公且疾。忽被召。即戒首途。既見。賜虎符。擢便宜總帥。手扎付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順德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決裁。以憂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神道碑

公器局宏遠。天資仁孝。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以備滫瀡。處喪不御酒食。劬勞之日。必致齋慮祭。喜儒術。聞介然之善。應接無少倦。罷鶩人寒士至。解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輦書數千卷。而圖畫半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於子弟。然臨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新民未輯。刑清役寡。縱所不免。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相安。不聞告訐。或有牽連。議縱覓釋。同屬異主者多盡力疇聚之。每事先立規程而後處之。以及訟庭驛舍。則靜若隆平時。休沐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遇敵先登。搴旗斬將。勇壓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神道碑

萬戶嚴武惠公

公名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金季據東土歲庚辰籍所部州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甲午朝於和林授東平行軍萬戶庚子薨年五十九

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不治生產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出死力以故得脫去（遺山元公撰神道碑）

癸酉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張汝楫據蠶巖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巖依益都主將以避之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制矣（神道碑）

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請於主將主將逗遛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七月謁太師國王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以獻太師承制拜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神道碑）

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辛巳公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和立剛棄城走公入居之（神道碑）

壬午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博囉罕軍軍又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兵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眞定道西山與博囉罕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速趣博囉罕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匝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岱遜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神道碑）

庚寅四月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錫公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眞福人矣（神道碑）

甲午朝於和林城授東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疆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爲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兗濟鄆歸於我（神道碑）

丁酉九月詔命公毋出征伐當其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顧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爲善俗觀於俗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

便鞭馬。念其功而憫其勞。優卹如此。神道碑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神道碑

公既握兵柄。顓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乃更折節自厲。聞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神道碑

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士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公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不若留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後於曹、於定陶、於楚邱、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諸將毋敢妄殺。有所擄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悉救之。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金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降人北渡者多饑死。又藏亡法嚴。犯者保社皆坐。逋亡無所於託。僵尸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傍。人得恣食之。所生者不知幾何人矣。神道碑

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爲賙恤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又如此。神道碑

東州既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蓋有不勝書者。故聞公之訃。遠近悲悼。野巽巷祭。旬月不能罷。古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神道碑）

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爲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握勁兵。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之所以爲楚爲漢者。皆倚之以爲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神道碑）

萬戶張忠武王

王名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金季。累遷中都留守。行元帥府事。國兵至。被執。授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金亡。人覩乃遷萬戶。將兵伐宋。中統三年。以年老乞致仕。封安肅公。至元三年。城大都。起判行工部事。進封蔡國公。五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倜儻不羈。讀書略通大義。工騎射。尚氣節。喜游俠。金貞祐間。河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族黨數千家。壁西山東流堝。選壯士。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憚之。莫敢犯。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略使。苗道潤表其材。加昭勇大將軍。遙領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定初。道潤爲其

副賈瑀所害。瑀不自安。遣使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會易水之軍市川。告以復仇之意。衆因羅拜。推公爲長者。事聞。遷中京留守。兼知大興府事。時戊寅夏五月也。公年二十九。王文忠公撰神道碑。又陵川文集云。初中都經畧使苗道潤與其副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顚於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掖之。道潤憊絕不能乘。伏發前突。伯祥奮槍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遂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聞諸朝。乃命靖安民代道潤。伯祥因事之是歲安定元年也。明年靖公卒。伯祥以符節歸公。

方會兵討瑀。而國朝大軍出紫荊關。遂率所部戰於狼牙嶺。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強之。公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偸生爲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公爲變。質二親於燕。公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委質焉。未幾。復舊職。建旆而南。下雄、易、安、保諸州。然猶不忘道潤之冤。必欲誅瑀。而瑀據孔山臺。拒命自若。遂攻之。臺無井泉。汲山下。公先斷其汲道。瑀乃降。公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王文康公撰墓誌。

戊寅冬。徙治滿城。城小而缺。眞定帥武仙會鎭定、深、冀兵數萬來攻。適全軍出。帳下纔數百人。公以老弱婦女乘城。帥壯士突出敵後。毀其攻具。且策其師老而怠。從數騎策馬挾槊。大呼入圍。敵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聞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敵大潰。追擊。遺尸數十里。乘勝攻完州。下之。州牧懷愾就戮。公義而釋之。陞爲守。祁陽曲陽等帥皆來降。遂圍中山。先遣其將葛鐵槍來救。戰於新樂。飛矢中公頷。落其二齒。公拔矢以戰。

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仙猶蓄憾。遣羣城令劉成將兵來侵。公生獲成而復縱之。墓誌。

己卯秋八月。南掠地至鼓城。單騎入城。諭以禍福。鼓遂降。進攻深澤、甯晉諸縣。皆下之。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莫不聽命。緣山反側鹿兒和罔野貍狼山諸砦。相繼望風納款。公之威名震河朔矣。墓誌。

初。公在鄉里。聞賈瑀以軍三千掠其境。當饋而起。潛入行間。伺其行及半。奮踊大呼。多所殺傷。衆疑其有伏。委仗而遁。信安張甫亦嘗以數千人圍之。時全軍悉出。所留無幾。公三分之。更番接戰。甫與公相聞而不識也。因問張君安在。公紿應曰。適出。且還。我曹卒隸耳。甫懼。乃退。保定王之昌阻水爲固。他將莫敢進。公冒險徑渡。出不意。生擒之以歸。其勇略類如此。濟南王公撰德碑。

鄰境帥布薩彰格者。素與公不相能。既而爲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長上也。奈何擅殺之。卒窮其主名。斬首以徇。神道碑。

丁亥春。以滿城地隘。不能容衆。乃移鎮於保。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公乃劃荊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月。官府第舍。奐然一新。向者井泉鹹鹵。不可飲食。遂引雞距、一畝二泉。鑿城門而入。疏爲長河。以流穢濁。樓觀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爲燕南一大都會。墓誌。

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闉之北。及公開府。則夾雨闤闠。囂然坌閧。殆非清廟居神之所。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以次具舉。高廣其制。幾於倍蓰。又爲奎文樓於南。

鑿壁水於西歲戊午春告成遷神於廟釋奠以落之。（陵川文集。）

壬辰天兵渡河明年汴降諸將爭取金繒公獨入史館收金實錄、祕府圖書。仍訪求鄉曲耆舊望族十餘家若高戶部夔李都運特立趙禮部三子贊克剛克基楊翰子恕塔賈庭揚護送北歸其薄汴梁鑾歸德陷汝南攻徐邳公莫不身先士卒橫槊轉鬬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衂。（墓誌。）又遣山元公撰勳德第一碑云汴城之役守者匿出接職我軍不能前公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諸帥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汝南之役金兵軍南門外決死戰未嘗不望不進公率士卒二十餘涉水入陣莫有當其鋒者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公人出視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敵退走明日急攻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乃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又犯一軍公復救之又犯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賴之以全。

甲午入覲上勞之歷數戰勳曰某軍之勝汝之功也某州之拔汝之功也如親見之乃論功行賞陞萬戶易金虎符公於江淮遇戰輒穎脫深入斬將刈旗折馘執俘而出。（墓誌。）又勒德碑云棗陽之役公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啓南門出諸帥爲太樞禦之公出其後敵大潰曹武之役公出其不意度九里關宋兵竟出西山襄而下我軍方休爲所乘公率騎突圍而出遂屯曹武北長封嶺緣山保聚皆攻下之斬宋官兵十三人黃州之役州兩有大湖與江通流公攻下之纜萬艘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宋水陸並進我軍合攻之不戰而潰州東門禦備甚堅公率死士奮戈而入守者請和乃班師滁州之役公率死士先登城遂拔。

己亥詔公以本官節制河南路兵馬初乙未丙申間諸道所統仍金之舊保居燕趙之交分隸無幾辛丑特詔還之升州爲府錫名順天別作一道賜御衣數襲尚廄馬百所乘大宛名馬二。（墓誌。）

大河自汴已矣隄障南放分流爲三杞爲中潭南接渦渙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宋人特地形之利駐亳泗犯汴洛以窺河南大帥察罕以公威名素爲敵人所畏奏公總諸軍鎮杞公乃相地形以殺水勢築爲連

城分戍戰士結浮梁以通往來遠斥堠以防衝突津要既固奸謀坐折瀕河居民始得安矣久之移鎮亳社亳去杞又五百里四面皆黃流非舟楫莫能至公至之日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爲橋梁以通歸德人民亟集商旅舟車往來如承平時宋人睨視不敢犯墓誌

己未扈從渡江十一月奉旨總領蒙古漢軍城白鹿磯遣將掠地千里南至潭州庚申二月還自江上墓誌公氣貌雄毅御軍嚴整號令所入將士凜然恩信素厚賞罰分明旌旆所指士爭先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有功神道碑

公將南渡也語於衆曰吾戰爭二十年殺人多矣甯無悔乎自今非對壘不復殺卒如其言遇他將俘囚將被戮者亦曲爲勸諭而活之降人親屬散落他所則百方購求必得而後已或求於我未嘗不與也神道碑

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羊生羔歲輒倍之往往賣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與眞定史侯奏乞民用子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滋息朝廷從之神德碑

公性喜宴客每閒暇輒與士大夫談論終日不倦歲時贈給或隨其器能任使之神德碑

公嘗以家人數千口出爲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顯雲皆嘗與公爲敵既歿其妻子流離不能自存公皆厚加存恤其周急濟困之義皆毅然爲之墓誌

元帥張武烈武王

王名宏範字仲疇。萬戶忠武王第九子。初、代其兄攝順天府事。中統三年。授行軍總管。從征李璮。至元改元。授順天路總管。移守大名。六年。兵圍襄陽。授益都行軍萬戶。改亳州萬戶。宋亡。拜江東道宣慰使。請逐益衞兩王。遂拜蒙古漢軍都元帥。十六年冬。嶺海平。入覲。十七年。卒。年四十三。

王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宏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古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蜀郡袁公撰廟堂碑。）

中統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齊、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勿備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聾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間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廟堂碑。）

至元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請入見奏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廟堂碑

六年大括諸道兵益闔宋襄陽益都兵瓚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巴延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漢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常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恆無懈意二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耶敢言退者死即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騎間陣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卻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廟堂碑

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

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廟堂碑。

十一年。丞相巴延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轉戰而前。大兵繼之。賈似道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遷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闔外。急緩之宜。難制以渝。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卽日自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廟堂碑。

十三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驢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陣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

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閬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賜名巴圖云。廟堂碑

是年冬。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及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責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廟堂碑

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廟堂碑

十四年。拜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朞月境內稱治。廟堂碑

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死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燼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進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甲劍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尚方劍名甲。聽其自擇善者。即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

處之且行薦李恆爲己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宏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宏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廟碑堂）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愷乃知廣王所在辛丑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皆慴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澨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張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王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恆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

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搆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人傳我舟如蜻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幷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俱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

厓山之陽紀功而還廟堂碑云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昰廣王昺浮海趣福立益王元以景炎國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淩軍十萬南雄淩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尸三十里淩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濬軍復其州而還天祥復陷汀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二十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益王殂廟號端宗世傑復立衛王改元祥興移柵海中厓山海道去廣治四百里公進復梅循惠潮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淩震海上獲舟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袁浦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宏範至自漳與共圍厓山勢計窮糧度不能守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後其金璽其將吏士及諸妃嬪從死者萬餘人翟國秀淩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技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巴罔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遂入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端坐而薨廟堂碑

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己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持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

辭氣洒落。理辯愈明。初丞相巴延至建康。大命諸將出庫金行賞。有後至者。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命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瓜爾佳之奇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之。奇將就考驗。王曰。之奇名士。行又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丞相文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揖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又玉堂佳話云。至元十二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子爲陳宜中張世傑擁入海浦江口。時有黑龍見。因改號景炎。爲帥臣張宏範破滅於崖山。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九日戮燕南城市中。）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明。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即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廟堂碑）